

推薦序

霍啟剛	6
黃錦星	9
陳頌瑛	13
葉曉文	17
前言：文化如何永續城市	23

氣候
與
世界

從二百杯咖啡開始	28
文化是什麼？	34
人與大自然是什麼關係？	41
萬物相連與長遠思維	48
氣候行動 50 年	53
理想與現實	59
未來折現	68
甜甜圈經濟學	72
金錢的威力	78
AP+C 原則	84

藝術
與
永續

氣候轉變了，我們能不轉變？	92
劇場綠皮書	98
歐洲劇場的綠色實驗	104
流行音樂可以綠	109
視覺藝術的綠色轉型	114
信任未來 未來圖書館	119
影視作品的溫柔革命	126
胡琴如何環保？	133

城市
與
鄉郊

沒有保育就沒有永續	140
城市的邊角料 社區花園	147
行山如何文化	154
海島文化能持續嗎？	161
鄉村作為現代人的精神家園	170
鄉土之愛 台東池上鄉	176
荔枝窩 山旮旯的重生	183
大地有靈	191
瀨戶內國際藝術祭與地方永續	198
人 要如何生活？	204

總結

走出第一步	212
附錄：令劇場投胎轉世	225
後記：文化不能缺席	237
鳴謝	239

目次

荔枝窩 山旮旯 的重生

排在下午兩點半左右的日光時段，完全不使用夜間舞台強光，這不僅捕捉了陽光斜射稻浪的最佳視覺，更保護了稻作與周邊昆蟲的夜間生態，避免光害干擾植物生態。更重要的是，正式演出的第一天永遠不對外售票的鄉親場，是專屬於在地鄉親的舞台。藝術節和旅遊收入本身並不是目的，而是愛土地、愛鄉民的手段。當農民從旁觀者變身為藝術節的志工與主體，這場盛事就不再是外來的干擾，而是一條鄉村在建立一個新的、屬於自己的地方節慶，新的傳統。

以農為本，以種米為經濟以及鄉村生活的重心，這是池上鄉一直以來的堅持。這堅持一點都並不容易，需要有技術進步、品牌意識和創新思維。而文化，在這過程中，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 池上鄉農會常常參加各種農業比賽。

關鍵詞：鄉村復育 多方合作 生態文化村

粵語稱偏僻遙遠的地方做「山旮旯」，通常是指無人想去的地方。在香港的語境下，新界北區近深圳邊境一帶的偏遠鄉村，因為交通接駁不便、基礎設施長期匱乏，便是標準的「山旮旯」。這些鄉村雖然在過去幾十年都市化進程中被遺忘和荒廢，但正因如此，它們往往不只保留了珍貴的物質遺產如風水林及客家建築，亦保留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例如傳統建築和節慶。

荔枝窩就是一條很有代表性的偏遠鄉村。它座落於新界東北沙頭角慶春約，有四百年歷史，是香港現存最完整、最具規模的客家圍村之一。該村早於明朝萬曆年間已有聚落痕跡，至清康熙十年（約 1671 年），曾、黃兩氏客家人正式遷入開村。作為慶春約七村之首，荔枝窩在全盛時期（1950 至 60 年代）人口一度逾千，發展出以稻米種植、果樹栽培、捕

魚及竹製品製作為核心的自給自足經濟體系，並成為周邊村落的經濟、文化及教育中心。

荔枝窩是典型的客家村。村落依山傍海，背靠茂密的風水林，前方則是開闊的農田，其「三縱九橫」的網格化格局與堅固的圍牆，不僅具備防禦功能，還反映了宗族社會的嚴謹結構。村內現仍保留兩百多間青磚與泥磚屋，以及三座供奉祖先的宗祠，這些物質文化遺產見證了清代以來新界鄉郊的社會演變。然而，隨着 1960 年代香港人快速城市化與海外移民潮興起，大量村民遠赴英國或遷往市區，導致人口急劇流失，至 1990 年代該村幾近荒廢，農田閒置長達三十載。雖然大部分村民已經遷出了幾十年，但不少村民仍然有回來修葺房屋和參與傳統節慶。這段從興盛到衰落的過程，是香港偏遠村落的共同特點。

復育荔枝窩

對於這些偏遠鄉村，香港政府近年比較多的說法是「復育」，而非「發展」或「振興」。所謂「復育」，可以說是一種多維度的再活化過程，它涵蓋了「生態修復」（恢復廢耕地的生命力）、「景觀重建」（修復倒塌的青磚屋與古道）及「社群重構」（鼓勵村民回流，引入新住民與義工，建立新的社會連結）。復育的核心在於讓鄉村重新獲得生產力與文化傳承的功能。

荔枝窩的轉型始於 2013 年，由多個民間團體，包括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發起的「永續荔枝窩計劃」，採用「生態農法」復耕約 6 公頃土地，種植薑黃、咖啡等高價值作物。香港鄉郊基金於 2017 年引入「客家生活體驗村」項



目，將 12 間閒置多年的客家舊屋進行專業修復，正式拿到賓館牌照。2018 年，在黃錦星任職環境局局長期間，政府成立「鄉郊保育辦公室」（CCO），投入 10 億元專款，使保育方針從「凍結發展」轉向「可持續活化」，這是香港鄉郊政策的重大轉變。

這種模式也影響了鄰近的梅子林村。在曾玉安村長的推動下，梅子林與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合作，推行「試驗性建築修復」，利用修復老屋的過程作為切入點，吸引學生、村民與義工參與，強調「輕巧」且保留歷史痕跡的修繕方式，使老屋不僅是住宿點，更是建築教育的場所。儘管至 2025 年，兩村常住人口僅約三四十人，但其組成已從單一的原住民轉變為包含藝術家、研究者及長期義工的多樣化社群。這種「集



群復育」鄉村的價值不在於人口數量，而是在於提供一種不同於都市、與自然共生的另類生活方式。

我在香港長大，一直在市區生活，以前從來沒有去過荔枝窩。直到過去幾年，因為以上各種鄉村復育的政策，令荔枝窩在交通和基礎建設上比以前方便，我經常有機會去荔枝窩參與不同的活動。我去過梅子林看戶外皮影戲《無憂的森林》，那是我在香港看過最和鄉土環境配合的戶外演出，亦有村民參加演出。觀眾在荔枝窩碼頭上岸，用三十分鐘行上梅子林，在村屋外的空地吃過簡餐後，便坐在小凳上圍起來看皮影戲。開場之前，我剛好看到夕陽在森林後面落下，百鳥歸巢，叫得很熱鬧。天剛暗起來，鳥兒也靜下來，皮影戲便開始了，演出質樸而有童趣。由於在戶外演出，觀眾看到前後台人員一起把一張張手造的皮影片放在燈光前，在白色的臨時布幕上投影出一個個角色，講述一個森林的故事。演出不是很長，也沒有現在流行的科技藝術，但完全配合環境氣氛，觀眾亦非常享受。

復育體驗

我也和一班文化朋友去荔枝窩客家生活體驗村玩了兩天一夜。村民為我們介紹荔枝窩的歷史、建築和傳統文化，農友介紹農田復耕的工作，到黃村長家吃客家私房菜，學習造客家茶果。我們去村民家裏喝他們自己種植的咖啡，晚上在巨大的滿月下步行兩公里到鄰近的三桠村吃海鮮晚飯，吃完飯碰上潮漲，海邊沿路積水，飯店老闆開快艇在星光下送我們回去荔枝窩碼頭。

晚上我們入住生活體驗村，大家都很喜歡，每間的設計

都不一樣，也保留了客家村屋的元素。第二天我們去看不同老屋改造的小瀛故事館和荔枝窩故事館，也去了梅子林，聽村長介紹最新修復的房子，也去幫他摘桔子。

梅子林有完備的露營區，我們碰到一班國際學校的學生，原來他們已在這裏露營幾天，也碰到不同的人遠足經過。

朋友葉曉文幾年前搬來荔枝窩，她是農夫、藝術家和作家，已經為梅子林畫了不少壁畫，也以這裏的動植物和自己的生活為題材，出版了幾本書。我問她：務農能維生嗎？她說不能，教學活動收入比較高，但她喜歡務農，她的農田「隱山」是她的生活、創作和教學活動的核心。

近年，民間組織無止橋慈善基金亦把重點從內地的鄉村振興公益工作引申至香港的新界東北，其中有三個亮點項目：一是延續「荔枝窩自然管理協議」，新點子包括推出「荔窩，在！」品牌及「村大使」培訓，並將生態耕種與客家文化等帶進本地、內地及國際青年視野。二是在沙頭角開創了「賽馬會『環』遊八角回收及生態旅遊教育計劃」，建立覆蓋沙頭角墟及鄰近七條角落鄉村包括荔枝窩、梅子林、蛤塘、谷埔、榕樹凹、吉澳和鴨洲的回收網絡，推廣減廢及低碳生態旅遊。三是與北京清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合作，於企業及民間慈善基金支持下，將沙頭角榕樹凹一座老房子「香香屋」復修為「鄉村振興工作站」基地，作為兩地大學生參與香港鄉村活化的項目之一，把遍遠鄉郊的復育工作由「屋」推到「村」，由村連接成為「區」。

鄉村：文化永續的試驗場所

鄉村在現代城市的角色是什麼？像荔枝窩和梅子林這類

偏遠鄉村，在香港這地方細小而高度都市化的大城市，又有什麼可能性？

荔枝窩和梅子林的復村是一場由多方協作的永續實驗。這種「政府—大學—非政府組織—村民」的模式，既保留了傳統鄉村的生態環境、社會結構和空間結構，又把一些新的功能，例如住宿、露營區和故事館加入。老村民大部分仍然在外，但在這過程中也引入一批新村民，他們也帶來一些新的活動，例如教學、藝術、有機耕種和有特色的體驗活動。我希望假以時日，這些元素令那些「山旮旯」地區漸漸復育，發展出一個新的社會角色——一個以生態保育和文化保育為目標，但又保持鄉村傳統特色的「生態文化村」，逐步將香港的荒廢村落轉化為一些具備韌性的共生社區，為高度都市化的香港提供一種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社會新角色。



有 大 靈 地

關鍵詞：自然保育與教育 深層生態學 頭腦 心靈 雙手

2024 年 12 月，我去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KFBG）參加動戲大地藝術節《再翅飛飛》。這是一個在山林之中的參與式戲劇體驗。我們從山下開始，觀眾被召喚成為劇中的「勇者」，接受不同的修練，獲得療癒的能量，去尋找受了重傷的神鳥。我們一起和演員行上山，沿途一邊聆聽森林的各種聲音，一邊投入故事的發展。最後爬到觀音山的山頂，和巨型木偶神鳥一起巡遊，演出和大自然神奇地配合，在開濶的山巔，大家一齊感受這片土地的能量和生機。

在現代社會中，土地除了是發展經濟的重要資源，還可以有什麼意義？

2026 年三月，香港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慶祝 70 周年。從這個機構的發展歷史中，我們能看到在香港這個商業主導的社會中，土地仍可以有另一些重要的意義。